

王文澜中短篇小说集

缪斯的情人

王文澜 著

爱，能使人性升华，
能使魔鬼向善，能使人类永存。
——作者



王文澜，甘肃会宁人。西北师大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教育部“国培计划”首批国家级专家，新课程甘肃省专家组音乐学科组长；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全国西方音乐学会理事；甘肃省“园丁奖”获得者，“甘肃省555创新人才”，“西北师范大学优秀教师”，“西北师范大学学生心目中最喜爱的教师”等。

近年在多家核心期刊发表音乐学术论文约40篇；音乐创作15次获得包括“敦煌文艺奖”和“群星奖”在内的省部级一、二、三等奖；完成国家、省级和校级艺术科研项目10余项；个人传略入《中国音乐家辞典》《中国音乐家名录》等。

热爱文学艺术，近年来创作有数百篇小说、散文、随笔、楹联等。已出版作品选集《真情是一种信仰》，小说集《游牧的心灵》《缪斯的情人》，散文随笔集《爱与生命同行》《谁能走进伊甸园》，以及艺术与人生哲思录《思想的瞬间》等。

王文澜中短篇小说集

缪斯的情人

王文澜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缪斯的情人 / 王文澜著. --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5468-0516-0

I. ①缪… II. ①王…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25128 号

缪斯的情人

王文澜 著

责任编辑: 王森林

封面设计: 王文澜 弓可立 蔡志文

版式设计: 蔡志文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本社邮箱: dhwy@dzhzhe.cn

本社博客(新浪): <http://blog.sina.com.cn/dunhuangwy>

本社微博(新浪): <http://weibo.com/1614982974>

0931-8773084(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甘肃兴方正彩色数码快印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8 插页 4 字数 313 千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978-7-5468-0516-0

定价: 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诗意美妙的人生属于
心中有梦和会做梦的人
——作者小语



玫瑰·爱情

- 003 莫斯科的玫瑰
- 023 梦的重逢
- 040 叶儿
- 045 云之梦
- 053 奇遇
- 058 和服
- 067 参孙复活
- 091 从地狱到天堂
- 112 缪斯的情人



133	歌声,在天堂里飘荡……
161	先生手中的九枚硬币
195	哪里是北?
211	看,他们怎么变成那模样
215	万福老汉
232	精典“马叉虫”
249	雅丝兰黛
263	黄金石林
271	千纸鹤
281	硕果! 硕果!!

玫瑰
·
爱情

莫斯科的玫瑰

让人类的精神和情感升华，
唯梦中才有最高境界的真实。

——题记



时隔三年，青年大提琴演奏家兼指挥家苏雪林随国内文化部门的一个艺术访问团，再次来到他心中梦寐以求、即便来过一万次也依然会恋恋不舍的国度——俄罗斯。

赴俄罗斯游历之所以是苏雪林心中神往已久的梦想，的确有着太多仿佛与生俱来的、近乎千丝万缕的人生情缘和文化艺术心结。俄罗斯，这是诞生了无数文化和艺术大师，尤其是诞生了大提琴乐迷心目中的艺术巨匠、伟大的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国度。这一点对苏雪林来说，无疑有着特别的意义——十年前，雪林在美国留学期间，曾一度有幸受教于这位大师，而且罗斯特罗波维奇对雪林的艺术天赋和音乐表现力，有着不同寻常的评价。所以，在雪林的心目中，罗斯特罗波维奇不仅是自己无比敬仰的恩师，而更为根本的是：在他的心目中，罗斯特罗波维奇俨然就是一个世纪以来，世界大提琴王国的艺术神明。

三年前，苏雪林应约加盟美国一家著名交响乐团赴俄罗斯演出。记得音乐会主持人在介绍他的时候，特别提到：他是二十世纪杰出的艺术大师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弟子。这样的介绍，让当时聆听音乐会的俄罗斯听众，对雪林有了一份特别的亲切、好奇和崇拜。那一次，雪林在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大厅的演出，因身临其境而有超常的发挥，使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一时轰动——音乐会的压轴曲目，是特别受俄罗斯听众青睐的、柴可夫斯基的大提琴名曲《洛可可主题变奏曲》。

遗憾的是，那次赴俄演出，因为时间紧张，在仅有的一天时间里，雪林只草草浏览了莫斯科红场和克里姆林宫等几个人文景点。

这次则不同——雪林和友人们在这个孕育了无数艺术家和美妙艺术的伟大国度，游历了整整二十天。他们先后到过包括莫斯科、彼得堡、伏尔加格勒和下诺夫哥罗德在内的许多地方。一路所到之处、所见所闻，无论是令人惊叹的历史人文景观，还是让人沉醉的自然景观，都是那样的让他痴迷和留恋。

而让雪林自己都觉得好奇的是：不知为什么，冥冥之中，他的心中总会不时地泛起一种特别异样的感觉——他总觉得，自己的这次俄罗斯之行，会让自己获得比他想象的还要多得多的收获；他的心中一次又一次地回响着一个挥之不去的声音：前世的宿命，这个广阔辽远得无边无际、诗意浪漫得令他陶醉的国度，将要成为他灵魂与梦想的特殊的栖居地。

一切果然不出所料。此后不久发生的一件事——一个被他称之为“莫斯科的梦幻”的奇遇，一个真正属于灵魂的“约会”，证实了他的这种预感，满足了他的心愿，甚至全新地影响和刷新了他未来的人生。

苏雪林的“灵魂之约”发生在他即将离开俄罗斯的最后一个人的某个上午。

前一天傍晚时分，他们一行结束了位于莫斯科西南图拉省雅斯纳亚波里亚纳的托尔斯泰故居的参观游览，回到莫斯科，住在市郊一家环境优雅的“阳光假日酒店”。他和同行的一位摄影艺术家、本次旅行新结识的“知心好友”大河住在酒店主楼十六层的1606号房间。这家酒店的左边约五六百米处，有望不到边的大片茂密的天然森林，森林靠近酒店的一边，是绿色环抱中一座气势非凡的法式巴洛克风格的别墅，以及与这别墅连成一片的其他辅助建筑。很显然，这里一定是昔日的某个王公贵族的豪华府邸。昨晚回来，大家说好了，这天让大伙儿休息调整一天，早上可以睡个自然醒，而后自由活动，逛着看看周边宜人的景色风光。

清晨醒来，睁眼一看，大河的床上早已经空无人影了。他知道，这个热爱摄影到了痴迷程度的人，一定是早早出去“猎奇采风”了，或是到近处那座昔日贵族庄园“造访”去了。

透过窗玻璃，躺在床上的雪林可以看到窗外出奇碧蓝、令人心旷神怡的天空。雪林心想，夏天的俄罗斯真是太美、太惬意了——无边的原野上有无尽的绿色森林和迷人的湖泊，而头上的蓝天，仿佛永远都不可能有令人感到郁闷的阴霾。

雪林翻身下床，径直来到床前——透过明净如洗的玻璃，他想居高临下、一睹窗外“莫斯科城郊”的秀丽景色——

哇！真是不看不知道——展现在雪林眼前的景色，比他想象中的简直要美丽十倍、百倍！

一点没错，透过窗户看到的景致，完全让雪林陶醉了：那根本不像是人间的美

景,而是俨然“仙境”一般的、绮丽迷人的景致——远处,那是一方被清晨的阳光辉映和绿色掩映下的宁静的、近乎深蓝色的湖泊。那份周边绿色呵护下的湛蓝,那份犹如世外桃源般的宁静,清新美丽得就像是雪林想象中的王母瑶池,或是柴可夫斯基的不朽杰作《天鹅湖》中那方令人神往的仙境。根据雪林的大致判断,这迷人的景致应该位于酒店的西南方向,距离酒店最多不出两千米。

一种抵挡不住的诱惑,一种因诱惑而生发的激情和向往,让雪林即刻做出一个决定——必须去那里、一定得去那里。如此美景,雪林要让自己身临其境,看个究竟。

雪林的心情一下子变得非常地清新愉悦。他不由自主地哼起一支超然明快而优美的曲调来,至于哼唱的这支曲调来自何处,连他自己都说不清——他只知道,这样优美的曲调,源于自己的心灵深处,从他的心底流淌出来。

雪林很快漱洗完毕。甚至在他洗脸刷牙的过程中,他的脑际始终都是那令人心动的、梦幻般的景色。

在酒店二楼餐厅草草用过早餐,神情喜悦的雪林顺便问一位站在大厅门口且会讲汉语的导游:“您好,请问附近有湖泊吗?”

看了看一脸明媚的雪林,那位十分友好的导游,皱皱眉,显得有点疑惑的样子:“附近?没有啊!”

但是停了一会,她又告诉雪林:“东边倒是有好几处,不过离这儿不是很近的。”

雪林下意识摇摇头,谢谢她。随即心想,可能这位导游小姐根本不熟悉周边环境,更不知道他适才看到的秀美景致。

走出酒店,凭着自己的判断与自信,雪林兴致勃勃地朝他认准的方向走去。毫不夸张地说:这里四周真正堪称景色如画、幽静宜人。欣赏着秀美无比的景色,雪林拐弯走了约莫一刻钟,随后又走过一条长长的林荫道。然而,令人失望的是,雪林始终没有找到他那个梦幻般的“天鹅瑶池”。

2

找不到自己看得清清楚楚的宁静湖泊,雪林心中真有种说不出的滋味。怀着一份失落,雪林开始漫无目的、不分东南西北地随便逛游了一阵。就在他心头泛起一层怅然若失的沮丧的时候,就像是安徒生的童话中描写的那样——雪林的右前方不出百米处,绿树掩映中,魔幻般地展现着一座美得有如梦中世外桃源一般的花园别墅。

雪林再一次被眼前的美景惊呆了、陶醉了。他脸上露出喜悦的神情,随即情不自

禁朝那边走了过去。雪林边走边想：造物主啊，这世上，会是什么人竟然居住在这样如诗如画的地方呢？

展现在雪林眼前的这座花园别墅，作为私家花园，完全有资格用“好大好大”这个词来形容了。花园的周围，是用十分简洁齐整的、上方呈尖状的松木或桦木条做成的白色栅栏。栅栏高不过一米。作为庄园的防护栏，它显然担当不了任何真正“防护”的目的。也就是说，它只能替主人做做“防护”的样子。由此看得出别墅主人的优雅闲适的生活情趣。

此时此刻，花园中间有位身穿褶裙、披着白色披肩、弯着腰看似园丁模样的老太太，正在花团锦簇的一处地方，手持一把淡绿色的洒水壶，为那里的一些雪林叫不上名来的花卉喷水。

回首之间，老人家发现了栅栏外不远处，朝自己走来的雪林。

望着越来越近的雪林，望着这位神情悠然、气度不凡的男子，老人家放下洒水壶，顺手取下搭在肩头的披肩，微笑着向雪林招招手，随即朝他这边迎了过来。

“您好！”雪林根本没想想自己讲话人家听懂听不懂这回事，他只是下意识地随口问了一句。然而，让他吃惊的是，那老太太竟然也用清晰的汉语对雪林招呼道：“您好！”

走到近旁，雪林看清了站在自己眼前的这位年纪约莫六十五岁左右、身体硬朗、显得无比慈祥、和善的“俄罗斯母亲”——在雪林看来，老人家俨然就像是一位天底下最温和的母亲。从老人家眉宇间流露出来的神情，雪林看得出，这绝对是一位极有修养、智慧和魅力的老人。

也是从老太太自信而友好的神情，雪林意识到，老人的心里很是明白：前来的这位眉清目秀、神情友善、显得很有气度有修养的人，十有八九是住在附近随便出来走走的中国游客。随即，老人家笑盈盈地十分大方地邀请雪林走进自家的花园。

雪林绅士一般向老人表示感谢，随即轻盈地走进美丽的花园——说心里话，对于雪林来说，能有机会参观莫斯科人家的花园别墅，那种令人心情激动的新奇和神秘感觉，一点不亚于第一次参观神秘的克里姆林宫。

应了雪林的心愿，心领神会的老人领着雪林参观她的花园。从脸上明媚和喜悦的神情看得出，老人对这个花园非常地满意。同时从她那不无自豪的口气中，雪林深信，老人家很是欢迎他这样的有品位的客人，前来参观由她亲手呵护打点的私家花园。

他们边走边看，边走边聊。老人的汉语算不上十分流利，但是从她虽不十分合乎汉语语法的、甚至有时不免生涩的表述中，雪林还是完全可以听得懂她想要表达的

所有意思。与此同时,通过雪林的简单自我介绍,老人了解到,这位此刻正置身于自家花园中的“中国绅士”,竟然是一位让她和她的这座花园“深感荣幸”的音乐家。

走马观花看过这座美丽的花园之后,老太太邀请雪林在花园靠近小池塘林荫道旁的一把休闲椅上坐下来,继续他们的谈话。

从随后的谈话中,雪林大致了解到:老人家的母亲在少女时代,曾跟随自己从事外科医生工作兼有绘画爱好的父亲和做钢琴教师的母亲,也就是老太太的外祖父母,到过中国的哈尔滨并在那儿生活。正是在那里,随同从医兼艺术创作的父亲和教授音乐的父母,老太太的母亲在那里生活了将近十年的“少女时光”——老太太说,自己如今这算不上流利的汉语,就是从“热爱”哈尔滨的外祖父母和母亲那儿学来的。

老太太还风趣地告诉雪林:妈妈曾经告诉她,中国的哈尔滨,留下了她少女时代的初恋。这也使得她自己无数次地好奇地翻阅外祖父母留下的那些老照片。老人说,借着这些照片还有母亲一次次的动情讲述,她无数次地幻想过那个位于遥远东方、号称“东方莫斯科”的哈尔滨,幻想过那里的一切——包括妈妈的“初恋”。

听了老人讲述的一切,雪林一下子感到老人家是那样的可亲可爱,同时他也更加明白了老人家为什么会对他这样一位中国人,尤其是一位中国的“音乐家”如此友好的原因。然而,此时此刻,无论老太太还是雪林,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不久之后,要真正让他们感动的,根本远远不止于此!

在明媚的阳光下,眼前这诗一般美妙的花园,以及老人家慈祥母亲一般令人感到温和可亲的谈话,一切都让雪林觉得,自己这是置身于令人心情愉悦的美丽梦幻里。

约莫二十分钟之后,就在雪林和老太太像是相识已久的忘年之交一样聊得蛮有兴致的时候,随着一阵汽车马达声,一辆红色伏尔加小轿车朝他们这边驶来,停在了花园的栅栏外。



“是我的两个小天使孙女儿回来了。”随着老人家的话音,车上下来两位个头差不多一般高的女郎——

两位妙龄女郎让雪林的眼前豁然一亮——毫不夸张地说,那是两位身材和容貌好看和清新美丽得令天下的男子感到目眩和心动的女子。

其中的一位不知道为什么,眼睛用白色的纱布蒙着,由另一位搀扶着。这情景让

雪林不由自主地心头一阵紧缩——雪林完全以为她的眼睛意外受了伤，才让另一个这样搀扶着。然而看看老太太轻松坦然的神情，雪林知道自己的担心可能是多余的。

老太太显然看出了雪林的担心，微笑着轻声告诉雪林：大孙女的眼睛前天做了个小小的手术，不打紧的。按照医生的嘱托，今天一大早由妹妹陪她去那家眼科医院换了药。

走到近旁，听过祖母的介绍后，得知眼前这是一位来自中国的音乐家，而且又是如此风度翩翩的一位先生。于是，性格热情开朗的妹妹，即刻显出如明媚的阳光一样灿烂的神情和笑容，并非常大方且有礼貌地跟雪林握手打了招呼。

这一下，可是让身边的姐姐有点着急了——因为她的眼睛被纱布蒙着，无法看得到眼前这位中国的艺术家。这位姐姐轻轻地拍了拍自己的手，既像是对客人的欢迎，又像是自己因无法看到雪林而心生遗憾之情的流露。在和雪林握手的那一刻，这位姐姐露出微笑——好看的嘴唇微启，让雪林看到了记忆中从未见到过的、洁白而迷人的玉齿。

从祖母的简单介绍中得知，姐妹两人，姐姐叫冬妮娅，大学还没有毕业，业余时间，做做兼职的绘画和雕塑模特；妹妹叫丽莎，这才读完大一。两人都是俄罗斯名牌大学的学生——姐姐是莫斯科大学新闻学院的学生，妹妹是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钢琴系的学生。雪林还得知：两姐妹的父母是科学家，在俄罗斯国家科学院工作，一周前因工作出差去了新西伯利亚科学城。两姐妹的祖母——这位气度不凡的老太太，退休前是莫斯科大学的语言学教授。

在祖母做简单介绍的一刻，雪林有机会更加仔细地看看如若天使一般、可爱得令人感慨的两姊妹。两人一样高挑的个头，一样的垂肩栗色秀发，一样因得体的着装而显得美丽无比的形体线条。姐妹两人都穿紧身蓝色牛仔裤，不同的是，妹妹穿了一件红色的紧身上衣，而姐姐则配了一件极漂亮的白色鸡心网扣，而且是紧身露脐的。

神情灿烂、一直望着雪林的妹妹丽莎，天生一副令人心跳的容貌。毫不夸张地说，雪林看到的这个女子的身材和脸庞，简直就像是出自一位绝然的理想和完美主义雕塑大师之手的艺术妙品。雪林虽然无法看到冬妮娅被蒙住的眼睛，但是依着她这位漂亮的同胞妹妹，依着他能够看得见的冬妮娅优美的身体线条和面部轮廓，那异常美丽的鼻子、嘴唇，以及微笑时露出的洁白而整齐的玉齿，雪林心想，她一定和自己的妹妹一样美丽漂亮。雪林深深感叹于世间竟会有如此天使般的冰雪丽人。

有了相互间越来越多的了解，一家祖孙三代对雪林这位“陌生音乐家”，越发流露出令人感动的友好。

祖孙三人，热情地邀请雪林进入室内参观她们的别墅。这是雪林有生以来第一

次走进一家俄罗斯人的别墅——这在今天以前,是雪林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想象得到的。

走进别墅,左手边是一个装饰布置得简洁大方且宽敞明亮的过道,随即进入到足有六七十平米的敞亮的大客厅。

进了客厅,热情好客的老太太不听雪林的再三劝阻,即刻招呼小孙女丽莎去给客人准备茶饮。

客厅正对花园的一边,全是落地式的大玻璃窗,使得整个客厅显得十分明亮。透过敞亮的落地玻璃窗,可以看到满园姹紫嫣红的鲜花、青翠欲滴的绿荫以及由绿荫和鲜花映衬环抱着宁静的池塘。一切都是那样的令人心旷神怡。再看看客厅内部的陈设布置:客厅对着窗户的一面及两侧的墙壁上,错落有致挂上了好几副漂亮的风景油画或是人物肖像。其中一幅极抒情的风景,立刻吸引了雪林的注意。看那色彩及构图的风格,俨然就像是俄罗斯风景大师列维坦的作品。但凑近一看,油彩颜料尚新,显然是今人的作品。但从整体构思和创作技法来看,一定是出自一位艺术眼光和技巧不俗的艺术家之手。

客厅内铺了一大一小、一方一圆两块图案十分漂亮典雅的、南俄罗斯风格的大地毯。其中圆形的一块,上面摆放着一架鲁宾斯坦牌九尺三角大钢琴,那显然是丽莎的心爱。

雪林发现在右手丁字形摆放的两组法国路易十四风格的大沙发的中间,一只十分典雅考究的婀娜多姿的花架上,摆放着一盆造型格外漂亮的、正在吐蕊的紫罗兰。让雪林感到无比新奇和意外的是,紫罗兰花架的旁边,竟然静静摆置着一把看上去几乎全新的大提琴。雪林感到十分好奇,心想:怎么?这家里莫非还有会演奏大提琴的人?

见雪林屏息凝神静静望着那把大提琴的特别表情,老太太神情优雅地笑了笑,然后告诉雪林:那大提琴是大孙女冬妮娅的。

“冬妮娅的?”雪林用十分吃惊的口吻问道,随即又补上一句:“冬妮娅会拉大提琴?”

“是的。”老太太回答道。

随后,老人家讲了如下一段让雪林感动得不能自己的故事。故事的情节大致如下——

生来冰雪聪明的冬妮娅,天生有着十分广泛的兴趣。她不仅大学的专业学科非常出色,不仅业余时间兼做莫斯科艺术之家的模特,而且从小喜爱音乐——按理说,她的音乐天赋不在丽莎之下,只因为父母的建议,也因为她的爱好,最后进了莫

斯科大学的新闻学院。在所有的乐器中，冬妮娅对大提琴这件乐器，有一种着了魔似的情有独钟。当然这一切全都事出有因：三年前，她有机会欣赏到来自美国的一位大提琴演奏家，一位据说是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华裔弟子的大提琴音乐会——人人皆知，莫斯科的艺术家和音乐爱好者，对罗斯特罗波维奇是崇拜有加、奉若神明的。也许是天意吧，那次音乐会好不容易买到一张票，本该学音乐的丽莎去的，但是音乐会那天丽莎不凑巧正好病了，发高烧，所以就让冬妮娅去了。按冬妮娅的话说，那可真是她的意外惊喜，是她人生的巨大幸运——说了简直没人相信，冬妮娅对那位充满魅力的大提琴家和他的演奏崇拜至极，简直到了不能自己的地步！三年时间过去了，她至今念念不忘！正是从那以后，冬妮娅开始痴迷于大提琴。真的，她是那样地痴爱着大提琴音乐！冬妮娅说：不知为什么，这件乐器发出的富有磁性的声音，有一种让她的心灵深深陶醉和震颤的力量；每每想起那场音乐会和那位大提琴家令她激动不已的演奏，她的心灵便激动不已！按她的话说，大提琴特有的音色和那位演奏家魅力无比的琴声，让她心灵的那双眼睛得以看见万能的上帝！

也是从那之后，她不停地买来大提琴音乐的唱片——当然也有其他各式各样的音乐。不夸张地说，如今她对音乐的钟情，比起丽莎，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后来没过多久，按她的心愿，她的父亲特意为她购置了这把品质尚好的大提琴，供她业余学习。在老师的指导下——当然主要是在她心灵的沉醉中，现在，她已经可以像模像样地拉好几首优美动听的乐曲了。冬妮娅很幸运，每次演奏，都有她这位天才的钢琴家妹妹丽莎给她伴奏呢——她们姐妹俩，真是上帝给予这个家庭的一对小天使。

站在一旁的姐妹俩，不知道祖母给客人说着什么，但她们从祖母的声音和喜悦的神情感受得到，一定是在说一件顶感人的事情。随即，老太太将自己所讲的“故事”，动情地告诉了一旁神情急切的孙女。这让冬妮娅立刻显得不好意思起来。然而，她怎么都不会想到，她的这些感人的故事，竟是何等地震撼了站在她对面的这位中国艺术家的心灵！

听着老太太的述说，雪林心跳加快——他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他觉得自己的血液在心头涌动和澎湃；他前所未有的地领略着生命的感动和激情，他感受到了生命的欢乐与狂喜！此时此刻，他宁愿相信，他多么希望这世间，真有一种冥冥之中的神秘存在——只为像今天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美丽的“人生奇遇”。

情不自禁的雪林，眼前出现一阵幻觉：看看美如天使的冬妮娅，再看看眼前离自己不远处，那把仿佛顿时有了灵性的——以自己的生命和思念之情静候在那里的大提琴。雪林的灵魂告诉他：静候在那里的，不是一把普通的大提琴，那是深情凝望着自己的恋人——是前世注定要他们此生必须彼此相见的恋人，是他心中美丽的缪斯